

【大地风情】

□李炳锋

霜降过后，就进入农历十月了，如果赶上闰月的年份，则是以小雪为标志。霜降也好，小雪也罢，当大地上出现第一场“白”的时候，整个旷野会变得肃静下来，一切都尘埃落定。于天地间放眼四望，肃静下来没了青棵，少见人迹的旷野舒缓开阔，能看到天地相吻的唇印，“一望无际”可能就是这么得来的吧。

十月坐在冬的门槛上。初冬的旷野里，风没了往昔的温柔，变得硬冷起来，带着肃杀的寒意。在瑟瑟呼呼作响的寒风里，很少听到虫鸣鸟叫，更多的是大地与天空的对望，这种对望苍凉而辽阔，是大地向天空诉说着自己的心事吧，抑或是大地在向天空作着一年的总结。如果此时在大地上行走，你就会发现土地再没有了春夏秋冬季的松软，而是变得呆板，变得深沉，变得不动声色。但仔细看去，大地上的生命一刻也没有消失，那些躲藏在沟沟壑壑的白菜、菠菜、蒜苗……还有那些躲避于树下或石头旁的叫不上名来的小草儿，还有那些纤弱的小虫儿，正缩头缩脑却又从容不迫地做着过冬的准备，它们正用凝重的绿意或细微的运动，诠释着生命的顽强和高贵。

伴随着十月的脚步，北方的原野越来越萧瑟了，无边落木萧萧下，山山但见黄叶飞。曾经满目苍翠的树木，一夜之间被一片一片的金黄所浸染，浑身上下都透着成熟的美，像生命乍放的光芒。不过这份美是短暂的，几场霜雪无情地降下后，几乎所有的树叶都会飘落，旷野里只剩下瘦瘦的枝丫，风在它们周围吹着尖利的口哨，把一首首童谣传向远方。北方所有的树种中，柳树落叶是最晚的，当杨树、槐树、白蜡、桃树、枣树……纷纷当了逃兵的时候，只有柳树还在绿着，闪现着温柔的情影，她那飘逸的枝叶就像女子的衣裙，更像长长的辫梢，梳理着时光，梳理着春秋过往，演绎着“春早发、夏婀娜、秋雍容、冬晚凋”的泼辣和神奇。当风把冬天推向深处的时候，与落叶相伴的就是那些同样走向枯黄的草了。它们何止是枯

【行走风景】

□刘爱君

对于北方人来说，扬州，还是很有诱惑力的。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”这一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千百年来不知撩拨了多少人的情思，引发了多少人的向往。

因为一个会议恰恰安排在扬州，于是没有丝毫犹豫——联系，买票，启程。

车到扬州站，恰逢着一场小雨，细细密密的，虽沾衣未必湿，但也只好步履匆匆。想着扬州的美景风物，我到底还是走神了，“山一程兮水一程，春到扬州雨濛濛。格兰厅内论说酣，桥边芍药红不红？”

桥边，自然指的是“二十四桥”边，它必定是我首先要去寻找的地方。

“二十四桥”一座饱含着诗情画意的桥，也是一座充满了疑问、争议的桥。各种疑虑杂说且不用去理睬；历史的长河不知湮没了多少本来面目，又有谁能讲个清楚？好在，后人还懂得珍惜爱护它，在史料记载的大约方位，人们重修了一座“二十四桥”。该桥，长24米，宽2.4米，两侧围以24根玉石栏杆，台阶24级，处处都与“二十四”相应，这一看似“精心”设计，实际不值一哂。

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，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”南宋姜夔来时，桥还在，芍药花依然在盛开。冷月，孤桥，大片盛开的芍药花，一直是存在于我记忆深处的扬州二十四桥的印象。

冒雨来到桥边，我却是满腹惆怅，有桥、有柳，游人如织，却没有芍药；可以肯定的是，即使晚上明月如昨，今晚也不会有玉人吹箫了。走过“二十四桥”，我又笑起自己痴来，一个人怎能总是活在旧文字纠结在旧记忆里呢？这岂不是“刻舟求剑”吗？

就我而言，一直很想到扬州来，还与一个人有关，那就是曾写了《背影》《匆匆》《荷塘月色》等名篇的朱自清。一直喜欢他的文章，也敬佩他的为人。在读了他的《我是扬州人》后，就想有朝一日到扬州来，充分感受一下他笔下的扬州的人情风物。

十月的旷野



黄，简直是枯死。当冬天到来时，草儿会毫不保留地把自己还给大地，它们从不惧死亡，有着逆来顺受的智慧和洒脱，它们明白死亡是一种隐忍，更是一种尊严。草儿在风中舞动的躯体告诉我们——此番小别后，春风吹又生。

在十月的旷野里，与橘黄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当数那青葱的麦苗了。它们左右成行，正在新耕翻的黑黝黝的土地上蓬勃生长，冬天，风霜、寒冷好像与它们没有关系，也许它们更喜欢风霜雪雨，更喜欢挑战严冬。它们轻快地舞动着自己绿油油的小手小脚，诗意地匍匐于大地之上，就像一群欢快的孩童。欢快是暂时的，生活是长久的。麦苗们心里清楚，它们必须在更寒冷的天气到来之前，完成增绿、增肥、增厚、拔节、分蘖、盘墩动作，好储存充足的能量，抵御更残酷的严冬，也只有度过漫长的冬季，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。千百年的进化，大自然的法则，使小麦的生长发育变得严谨细致，与四季的冷暖变换浑然一体。喜鹊非常羡慕十月里麦苗的稚嫩身姿，它们不时从高空落下，贴着麦苗亲吻一阵后又飞回空中，盘旋着，划一个大大的弧落在远处的电线上。电线，电线杆是文明的符号，在辽阔的旷野里，农人们会用它来计算土地的亩数，会用它标识麦田浇水施肥的进度，这或许是工业文明的副产品吧。

说到工业文明，就想起了那些矗立在大地上的一座座红色的塔吊，它们像一个个蛮

请在扬州等我

到得扬州，迫不及待地去找寻朱自清先生的踪迹。然而，和前面一样，扬州之于朱自清先生也没有多少“确凿”可寻。只得借助记忆里的文字，在扬州的大街小巷，若有若无地去触摸先生的心灵，去感受先生对故土故人的情愫。

其实，在他心里扬州并没有多少值得骄傲和炫耀的，相反倒有不少让他不满意的地方，例如扬州人的“小气和虚气”。然而，毕竟自小在这里生活了十余年，“青灯有味是儿时”，这里是故乡无疑了；再加之，他的祖父母、父母、亡妇、爱女都葬在这里，牵挂被固定在这里，那是地道的“生于斯、死于斯、歌哭于斯”呢！

朱自清后来住在北京，却也经常回扬州，每次回到扬州，都忘不了上坟。朋友评价他，“我感到佩弦的感情是那么深沉，那么炽热，他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。”深沉，炽热、富于感情，品读他的文章，留给人的不就是这样的感觉吗？

细雨，行走在扬州的老街巷里，很容易让人想起戴望舒《雨巷》的意境，于是就盼望着也能逢着一个“撑着油纸伞”“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”。我的情绪没有这般深沉阴郁，我倒是想逢着一个朱自清先生在《看花》里描写的那样一位乡下来卖花的姑娘。

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杏花，春雨、深巷、小楼，多么亲切而美丽的画面啊，“卖栀子花来”“卖茉莉花喽”，清脆的叫卖声响起，花叶上带着的清新的晨露气息便弥漫开来，一整天，人都会清清爽爽的。

喜爱卖花的人，也要敬重种花的人。卖花多少女，种花多老翁。如果你能逢到宗元鼎写的《卖花老人传》里那样的老人，也是件极雅的事。“卖花老人者，不知何许人中，家住维扬琼花观后……得钱沽酒痛醉，余者即散诸乞儿，市人笑为花颠。”如此率性、洒脱，人生夫复何求？

卖花少女，种花老汉，他们告诉我，扬州人质朴、豪爽，也随性哩。

想来我第一次知道“扬州”，是因了传说中的“琼花”。在扬州，琼花应该属于神一样的存

横霸道的持枪者，连同那一座座高楼、桥梁、围栏、厂房、高速公路……正在肆无忌惮地对田野进行着侵略，吞食着赖以生存的土地，那一条条干瘦的、激不起半点涟漪、泛着污光的河流，是大地浑浊的泪水。

十月的旷野，并不仅是麦苗的舞台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塑料大棚，它们成了北方旷野上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塑料大棚的出现，正悄悄地改变着土地千百年来固有的定律，它们时刻为城里人输送着新鲜多样的菜蔬；使得农人的钱财积累不断加快，以致他们不再去羡慕城里人的生活；使得农人劳作变得复杂，使他们少了农闲的概念，有时还不得不借助书本的力量来增产增效。与塑料大棚连在一起或相隔不远的，是一个个或疏或密的村庄了，它们是田野上的器官，它们是乡愁的记忆。房舍里冉冉升起的缕缕炊烟，是农人放飞的挂念，是给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孩子们温柔的召唤。旷野里还会有一座座孤零零的农舍，如果说村庄是田野上的器官，那么孤独的农舍就是田野的伤疤了，它们的周围偶尔会狼烟四起，是农人烧荒还是借此发泄自己的哀乐，就随你肆意地想象了。大地本身就是一部永远都读不完的书，十月的旷野更是书中令人回味的部分。

十月的山峦暗淡了，与半月前它判若两物。树叶落了，草儿枯了，露出了山被岁月蒸煮过的灰白色的骨骼，每当看到山石这无奈的颜色，就会想起这样的句子：“静胜躁，寒胜热，清静为天下正。”是的，大自然是博大的，更是无情的，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与它抗衡。当寒霜到来的时候，唯有山上的松树是挺拔的，它表明了一种铮铮铁骨、不屈不挠的精神，这种精神是对山峦和旷野最大的安慰。

十月的旷野夕阳来得特别早，刚才还是明媚的阳光，可一转眼工夫，道道晚霞就映红了西边的天际。远远望去，寒风中有几根树枝正拼命地托着摇摇欲坠的夕阳，一群牛羊仰头亲吻着她，留下无边的永恒和苍茫，大地正敞开它那厚重的胸脯，等待着下一个黎明的到来。

在。也许少见，时到今日，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城市，一致推选了一种并不存在的花作为“市花”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随着评书《隋唐演义》在大街小巷热播，“隋炀帝看琼花的故事”也开始家喻户晓。在少小的心里，琼花是极其美艳的，也是极其刚烈的，而且嫉恶如仇。及至后来读了好多相关书籍，才明白琼花原本和隋炀帝没有关系。隋炀帝三下扬州，主要是因了政治目的。人们憎恨他穷奢极欲，耗尽天下钱财，以致民不聊生，才附会了“隋炀帝看琼花”的故事来丑化他。

正如世人到洛阳，莫不问牡丹；凡到扬州者，无不探寻琼花的消息。

“琼花台”“无双亭”都还在，琼花却早已无觅处。根据前人描述，琼花早在元朝就已绝迹。然而，在历史上琼花肯定出现过，只不过那是隋炀帝身后好几百年的事儿了。

“维扬一枝花，四海无同类”，如此珍惜，想来也该不易见到，但琼花的故事却久久流传，琼花的象征意义也一直被世人推崇，“名擅无双气色雄，忍得一死报东风。”在扬州，琼花绝不只是一种名贵花卉，而且是扬州的历史、文化、风光、习俗。

“快来看，这就是我们扬州的市花——琼花”，一声召唤，大家纷纷拿出手机、相机，拍照，合影，不亦乐乎。可我知道，此“琼花”早已非彼“琼花”。“何年创此琼花台，不见琼花此观开。千载名花应有尽，寻花还上旧花台。”不见琼花，多少有些遗憾，但是只要精神魂魄在，琼花就会遍地开。

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在扬州”，在我心里，扬州当得起上天对它的这份眷顾。秀美的山湖风光，久远的历史传承，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人物风情，扬州确实令人流连忘返魂牵梦萦；更有甚者，喟叹道：“人生只合扬州死”。

离开扬州，依然下着细雨，但我在心里说：“留待他日，请在扬州等我！”

扫描二维码
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心香一瓣】

奠酒

□凯文

斯琴高娃朗读完贾平凹的《写给母亲》，她哭了，主持人董卿哭了，观众哭了，我也哭了。斯琴高娃的朗读把我这根思亲的心弦拨动得难以平复。

无论在哪里喝酒，我有一个习惯，不管是否合乎规矩，都要在端起酒杯喝酒前，先悄悄地奠一下酒。我一般奠三下，把少量的酒洒到地上，心里默默地想着父亲。

这样喝酒已经二十几年了。习惯了我的人理解了我的心，反对我这样的人也对此事漠视了。

父亲生前爱酒，喝了一辈子酒。他有个腿麻的毛病，总以为喝点酒解解乏，疏通一下筋骨，腿就能好一些。可是，腿麻没有治好，却喝了不少的酒。父亲喝酒不计较，昌乐白干喝得最多，其次就是景芝黄皮、坊子白干。自己喝大多喝昌乐酒，而且多为散酒。可以说，父亲喝了一辈子酒，基本上没有喝过高档酒。有一年，我放年假，从重庆带回两瓶“一滴香”白酒，把他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贾平凹的母亲去世三年后，他写就《写给母亲》。时间短，总觉得母亲仍然在身边。斯琴高娃读着《写给母亲》，读出了真味，让人回味无穷，余音绕梁。我的父亲在天国里已经二十二个春秋了，天国里有酒吗？昌乐酒有没有？坊子白干、景芝黄皮有没有？

我工作后，参加的酒场虽然不多，但是，喝过的酒还是比较多。每次喝酒前奠酒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先让我的父亲尝尝这好酒的滋味，然后我再喝。父亲酒量不大，每次奠三下，足够他老人家喝一壶的。老父亲生前没喝的酒，在天堂里能尝到吗？贾平凹写道：“现实告诉着我，妈是死了，我在地上，她在地下，阴阳两隔，母子再也难以相见。”是啊，想见都难，还能喝酒呼？

古人云：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父亲远逝，留下无涯之憾。这种思痛，不同的人会有迥然不同的表达方式。我的席间奠酒的习惯，原未明言，今日实告，敬请好友亲朋宽慰，并求谅解。